

平和的丹佛我的孤独

□陈中华

丹佛,坐落在贯穿北美的落基山脉上,是美国海拔最高的城市,1600米。置身丹佛,却丝毫没有意识到置身在高原,无论是树、草还是花卉,色泽都晶莹剔透,像刚经晨雨洗浴。迄今没到过西藏,丹佛的天空就成了我见识过的最澄澈的天空。我曾像一个写生者,躺在草坪上仰望,那天空与我司空见惯的济南的天空迥然不同,济南的天空早已和雾霾融为一体,云团和霾团常辨不出边缘,而丹佛,天是天,云是云,云朵白得只在我儿时年月里和所读的文学作品中出现过,边缘清晰得像秋夜里那轮爽月。

丹佛盛产黄金,当地人说,当初沉没的泰坦尼克号上的游客大多是丹佛的掘金富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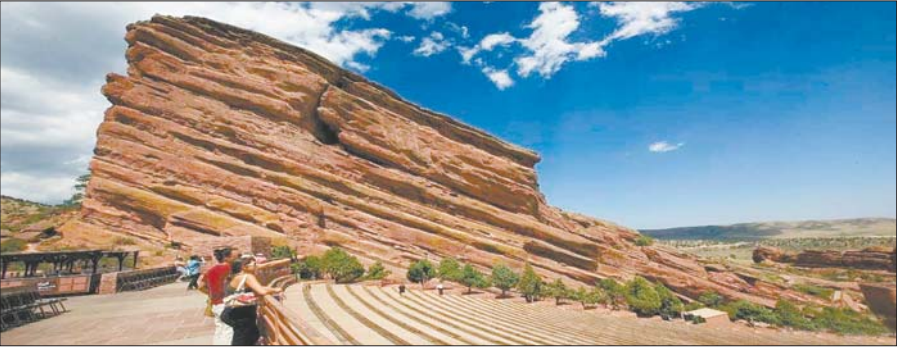
哦,没想到。我说,我小时生活在一个煤矿区。对方接上话茬说,这里也产煤,也产石油,北边毗邻的更是中西部著名的采煤州。采金采煤又采油,环境竟如此美!我甚至怀疑对方话语的真伪。

丹佛,我滞留的两个月,雨雪落了七八回,但旋即晴天。四五月份在城里着衬衣,几十里外的群峦上,依然是皑皑白雪。为写这篇随笔,我专门查阅当时的日记,有如下一段记录:蓦然悟出,国内的环境污染对人身健康的侵害不仅在呼吸上,实际上是全方位的。近年来耳聩厉害,在这里突然感到听力好多了,还是因为这里太静,杂音少,听得到小动静,误以为自己耳聋减轻了?突然感到脑子思考问题较前清醒了,还是在这里摆脱了国内那些纷杂烦心事,精力集中了,误以为脑筋更清醒了?都不一定,不能排除国内空气污染

□常跃强

啄木鸟的功绩就是给树治病,益于人类,于是人类就以各种形式来歌颂它。儿歌不用说了,幼儿园的小朋友们都会唱,当代的歌手也在歌唱它。有个叫万芳的女歌手唱了一曲《啄木鸟》,竟以此而出了名。外国的奥尔夫音乐,名字就叫《啄木鸟》。其实,中国的古人很早就注意到这种鸟了。西晋女文学家左芬就写了一首《啄木诗》,诗中:“南山有鸟,名曰啄木,饥则啄树,暮则巢宿。”当然,从现在看来,这诗只写了啄木鸟的表面现象,深刻是说不上了的。倒是宋朝的一位诗人写了一首吟咏啄木鸟的诗,把这鸟儿刻画得十分生动感人:“此禽不与众禽同,头戴朱冠一点红。嘴似铁钉钉铁木,爪如铜钻钻铜桐。朝飞南浦云烟外,暮宿西山风露中。非是远来求食啄,只思除却蛀虫。”

山东的魏启后先生书画皆能,他的文人画法宋元而自有新意。他在世时,痛感世风日下、官员受贿贪污成风,于是创作了一幅国画《啄木鸟》。画面上画一株高大粗壮的松树,树上有一只头戴小红帽、系着红兜肚的啄木鸟紧紧地攀在树上,正在啄树洞、寻找害虫呢!他的题画诗写得挺有意思——“布谷声声,啄木咚咚。缘木食之,求彼蠹虫。啄木咚咚,空谷传声。陌上游子,为之写生。”魏先生写字时挺放得开,一边抽着香烟,一边说着幽默风趣的话,随后饱蘸浓墨,一挥而就,十分潇洒!可是,一旦他画画时,那真可以说是一笔不苟,笔笔到位。有一次他给我画一幅《啄木鸟》,看他伏下身子一笔一笔描画的样子,让我心里很不安。须知,那时候他已是耄耋老人了。一旦画完了,题



对人体的伤害是全方位的这一可能。倒希望以后将此想法和感受给某些科学家提供一下,成为他们的一个研究课题,题目可拟为《空气污染对人体健康危害是全方位的》。

丹佛居住者白人居多,非裔居次,其他族种人少得多。

我们在外没遇到一起吵架、争执。早晨去散步,修路工主动向我们打招呼示好。去市场购物,售货员对妻子的退货要求不仅不拒绝,反而极其热忱,弄得妻子竟不好意思退了。没看到一起交通纠纷,有的路口红绿灯由路人来控制,主要是一些较小的道,若有徒步的人需过马路,撤一下路边的钮便现绿灯。我不懂这些,又生怕闯红灯影响中国人的形象,曾多次在路口踟蹰,直候到另一人过马路时才紧随而过。儿子的车常交给有二十年驾龄的妻子开,副驾上的儿子一路对妻子纠错足有二十回,妻子实在忍无可忍便没好气地争辩。一个典型细节是,过没有红绿灯指示、没有行人和车辆的丁字路口,必须停车观望再启动,妻子起初理解不了,后来就习惯了。

市内有轨道客车,六七节车厢,也是城市公交火车。登车

不检票,一路无人查票。我问,平时不检票查票吗?学生说,一般不检不查。偶尔也查,万一查到就麻烦了。我说,就罚大钱了?学生说,罚钱不多,关键是个人不良信用记录上就有了一笔。美国人十分在意信用。

十分注重信用。大环境这样,小我就自觉了,不需专人管了。

孩子和同学们去雪山滑雪场。进滑雪场不收费,乘索道不收费,停车不收费,只是滑雪收费。孩子上山滑雪去了,我们在下面逛。我习惯性地持一笔笔记本记录零碎印象、感受,见一七旬老嫗正坐一石阶上专注地读书。在这里遇到一痴情读书人,心头一热,我便向她打招呼。英语忘光了,我蹩脚地说“read book”,同时向她竖起大拇指,并表示想与她合张影。对方懂了我的意思,非常高兴任凭我妻子给我们拍摄了多张合影。照片中,美国老嫗抱着书本,我端着笔记本,这当是我那天最温馨的记忆。

那一天,其他的笔下的记录,除赞美景色外,批评的成分更多,如下面一段文字:看这雪场,看这些男男女女,看他们的装束、工具,确实到了另一个世界。这与国内百姓正忙碌着摆摊、买便宜菜、拥挤在上班途

中、排队找专家看病、上访等生活场景多么不同!难道我、我们追求的生活就是眼下这些?没办法,我就一直有个不满癖。

说到丹佛人与大自然的关系,一件小事难忘。一天晚间,孩子们到市区一湖边运动场打网球,妻子去湖边散步,忽而神秘秘地回来了,说,湖边有许多野鸭,一只母鸭正在岸边孵蛋,她走近了,想抚一下鸭子,鸭即闪开了,那些鸭蛋像一个个小孩脑袋似的,太可爱了。她就掏了一只揣怀里了。她给我看那蛋,低声而忐忑地说,你说是不是不能拿——我心里直跳?我说,当然了,它之所以在人来回走的岸边孵小鸭,就是因为当地人从不侵害它们呗。掏蛋可是丧良心的事。妻子立即返回去,将蛋放回原窠窝,回来时,我等它又孵上去才走了。

丹佛是很优美,但我却时常感到难以承受,承受不了什么?承受不了那种远离祖国文化、人情、世故、琐碎、烦躁、嘈杂及工作忙碌的孤独,受不了那种隐居他乡的孤独。我蓦然醒悟到,丹佛再好,也不是我的家,不是我能长久驻足的地方。

(本文作者为大众日报高级记者、国家一级作家)

在这树洞里住下了。从此,我更加喜爱啄木鸟这种鸟了。

今年春节前,应几位老朋友约请,我到一位老朋友家赴宴。当喝到酒酣耳热之时,我们几个就行起了酒令,要求每一个人都说个反腐倡廉的段子。我们击鼓传花,花到谁手谁先说。我说了一个,接着就又击鼓,末了花传到检察院的一位叫郝乐的检察官手里。大家就咋呼起来了,都说:老郝若是说不好,罚酒三杯!因为大家都知道,他们检察院正办一个公安局长的案子。这家伙叫汪公霖,前不久刚落马,因贪污受贿数额巨大,光名人字画就从他家搜出来一小卡车。因为涉及严重违法,汪公霖被移送到老郝所在的检察院,大家都揣摩这里面一定有故事。只见老郝点燃一支烟,吸了一口,而后就莫测高深地笑了。老郝说:你们都知道,我们院长跟汪公霖很熟,汪公霖一被羁押起来,我们院长就带着我去做汪公霖的工作,让他老实交待,别抱侥幸心理。当时我们院长手里拿着一幅画,见了汪公霖没说几句话,就把一幅画展开了,一展开,一幅活灵活现的《啄木鸟》就出现在他面前。我们院长说:你知道我当年从魏先生那里给你求这幅画的用意吗?难道你就没有好好看一看,从中悟出一点道理来吗?

这是你送我的那幅画?汪公霖大为惊讶。

是啊,当时我就听到一些风言风语,又不好跟你说,就拿着这幅画警示你去了……

是吗?啊呀,忘了忘了……稍停,汪公霖一拍脑袋,咧着嘴,苦着脸说:怨我!怨我!当时我光寻找画下面的价格标签了,上面的画呀,题的款呀啥的,我都没看见……

(本文作者为知名作家)

名家言

一幅啄木鸟画的警示



款时他就轻松下来了,又说起幽默话。那次他的题画诗,与给别人题的不一样,他是这样题的:“啄木咚咚,空谷传声。食彼蠹虫,护此长松。”当时我拿到这幅画时,觉得沉甸甸的,我想:老先生知道我是记者,是不是想要我多写几篇反腐的文章、多揭露出几个蠹虫呀?

小时候,在我们老家那地方,是有啄木鸟的。我们那里人管啄木鸟叫“鹁(qi ā n)鹁木”。这种啄木鸟身上的羽毛是绿黄色的,头上没有朱冠,只是屁股上面有一片红。所以,每

当我们这些孩子一看到它,就喊叫起来:鹁鹁木,红叠肚……鹁鹁木,红叠肚……对我们反复的喊叫,啄木鸟并不理会,它仍然在一棵树上不停地敲击,发出很响的声音。我家后面有个梨园,在梨园的旁边,有一棵老槐树。据说这棵老槐树是我老爷爷的爷爷栽种的,很多很多年了,树很大,身子很粗,五个孩子手搭手也搂不过来。有一年,老槐树生了病,啄木鸟就来了。它在老槐树一个高高的树杈上啄出了一个洞,吃光了蠹虫之后,它就和另一只啄木鸟

碎碎念

偏心的母亲

□郑云霞

小时候一直认为母亲是偏心的。

我们家三个孩子,我是老二,上有姐姐下有弟弟。家里好看的衣服先给姐姐,好吃的东西也先让着弟弟,我总觉得自己是母亲最不疼爱、不牵挂、不喜欢的孩子。因此,找工作时我自作主张没有回老家,而是选择了远离。即使姐姐在电话里说起母亲对我的牵挂,我也不是很相信,只觉得母亲有些虚情假意。假期回老家,我赌气似的把东西塞满了车,仿佛要告诉母亲:即便你不疼我,我也对你好。

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,老了,种不动地了,自然是指望孩子。我们三个虽然没有明说每个月给父母多少赡养费,但是,每个人都是尽心尽力地给,在保证父母衣食无忧外,还会有结余,让两位老人心里踏实。姐姐每天都会在晚饭后溜达着回父母家坐一会儿,陪父亲说说话,听母亲唠叨唠叨。家里的青菜肉蛋之类,都是她顺便带回去。弟弟呢,虽回去得不那么频繁,但家里的一些大事全靠他,每年取暖用的煤,他按时送过去,那些老亲戚的走动也是他的事。我虽是工作、生活在省城,但我这个靠工资吃饭的人,在经济条件上却不如县城里的姐姐和弟弟。可是在对待父母的赡养问题上,我却没有丝毫的马虎,总觉得父母平时由姐弟照顾,我当然要在钱财上尽量超过他俩,图个心理平衡。

父母是闲不住的人,在院子里种了不少东西。夏天的黄瓜、茄子、豆角,秋天的扁豆,冬天的芹菜、白菜,这些菜自家吃不了,再带到集市上卖个十块八块的,图个开心。每年收入最多的,当是春天的小苗,茄子苗、辣椒苗,这两年还增加了黄瓜苗、苦瓜苗。每年那几平方米的地都能卖两三千块钱。假期我们带着孩子回去,母亲都会从枕头下掏出一两百元塞给孩子们。

前年,我回老家,父亲带着孩子出去买零食。母亲悄悄把我拉进卧室,小声问我有没有钱花,她有钱,要送给我。我连忙拒绝,说我的钱够花。可母亲还是一边神秘地笑着,一边解下腰带。她的腰带是一块宽宽的红布。她把腰带平铺到床上,用那只能动的手把腰带的一端打开,然后提起腰带的一头,抖撒了一下,里面哗啦啦出一卷一卷的钱来。她说怕丢了,就把钱放在腰带里,天天绑在腰间。母亲很兴奋地说,一卷一千元,一共攒了十卷。这些钱用橡皮筋紧紧地捆扎着,真不知道母亲用一只手是怎么做到的。我双手颤抖着,把一卷一卷钱打开。那些钱因为天天被母亲拴在腰里,变得很潮、很软,有的都粘在一起。面值最大的是一百元,最小的是五元。我知道那是过节时我们给她的,她仰仗父亲对家里的钱没概念,就把一部分悄悄藏了起来。

看到那些潮湿的纸币,我很心酸,眼里一直是潮潮的,守着母亲我没让眼泪掉出来,并装作轻松的样子与母亲打趣。母亲嘱咐我,这些钱对谁都不能说,包括姐姐和弟弟。我想当年她给姐姐买衣服时,也是这样骗我的吧。为了让母亲开心,我收下了那些钱。晚上去姐姐家睡觉时,我还是把钱交给了姐姐,让姐姐替母亲存着。

以前,每次放假前夕,母亲都会打电话问我回不回家,我说不一定,我怕万一回不去,她会很失望。去年的一个节日,我因有事未能回去,母亲在姐姐面前念叨,姐姐看她失望的样子就劝慰她,说我现在正是操心孩子的时候很累,要母亲体谅我。本是劝慰的话,母亲当了真。自此后,母亲从未提过让我回家的话,每次在电话里还对我说,她和父亲在家里挺好的,如果我忙的话就不用回去了。